

民國·陳 柱 撰
民國十八年排印本

公羊家哲學(全)

臺灣力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初版

公羊家哲學 (精裝一冊)

售價：新台幣：

元

發行人：陶承章
發行所：力行書局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七號
郵政劃撥專戶四八八六號
電話：二三八一四號

印刷者：美明美術印刷廠

地址：台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

版權所有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一八六號

公羊家哲學

北流陳 柱柱尊箸

自序

或曰：韓非子有言：「孔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二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，孔墨不可復生，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？」嗚呼！知乎此，則可以論春秋矣。今之學者，或謂春秋非孔子作，今姑舍此不論。而假定其爲孔子作，則自孔子死後，春秋亦分而爲五：有左氏之春秋，有公羊氏之春秋，有穀梁氏之春秋，有鄒氏之春秋，有夾氏之春秋。鄒氏無師，夾氏無書。今所傳則唯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者而已。然三者之傳各異，將誰可以定春秋之是非乎？三傳皆託於

孔子之春秋，而皆不足以定春秋之是非，則三傳者不幾可廢乎？而吾子之論春秋，獨述公羊，豈以公羊爲獨得其真乎？余竊惑焉，願聞其方。余曰：此別有說，春秋之果爲孔子作否？余別有春秋論，三傳之異同，果孰有合於春秋？余別有三傳異同辨，今欲少言之，則近於臆斷，欲長言之，則非萬數千言不能盡。故今茲所論，爲省免論難之故，獨名之曰公羊家哲學。蓋今所傳之春秋公羊傳，與其謂爲孔子之春秋，無寧謂爲公羊之春秋，自董仲舒何休以下，皆說公羊之學，而亦各不能盡其同，與其定孰爲公羊之真，無寧統名爲公羊家之學，條其大義，去其乖戾，使世之學

者，得以覽其通焉。夫然，故暫且不必爲孔子辨誣，不必爲春秋辨誣，亦不必爲公羊辨誣，而公羊家之哲學，乃大有其可論者矣。

民國十七年一月北流陳柱序於上海大夏大學

一
珍
做
宋
版
字

公羊家哲學

北流陳柱尊叢書

目錄

- 革命說
- 尊王說
- 弭兵說
- 崇讓說
- 攘夷說
- 疾亡說
- 尚恥說
- 進化說
- 正名說

公羊家哲學 目錄

倫理說

仁義說

善惡說

經權說

災異說

傳述考

公羊家哲學

北流陳

柱柱尊著

革命說

公羊傳之說春秋，甚富於革命思想。漢何休注公羊，復立春秋新周王魯之說，革命之義益著。後世學者，咸大加詬病，以謂亂臣賊子所自出。于是乎習春秋者，或則以公羊爲孔子罪人，孔子作春秋，決不提倡悖逆若是；或則以何休爲公羊蠱賊，公羊解春秋，實無此等妄語。然吾以謂新周王魯，是否爲公羊微旨，要當別論。而公羊學說之富於革命思想，則顯而易見。革命之義，是否爲春秋條例，亦當別論。而孔子之富於革命思想，則亦顯而易明，非可厚誣也。

論語記孔子言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，則孔子於易之精研與信仰可知，其作革象曰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革命之時義大矣哉！」革命二字，實始見於此。孟子傳孔子之學者也。其言曰：「聞誅獨夫紂，未聞弑君。」其革命思想何其激烈，則公羊之革命，謂必與孔子相刺謬，其誰信之？

復次，何注新周王魯之說，求之於傳，雖無顯明之文，然孔子云：「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。」又曰：「知我罪我，其唯春秋。」孟子曰：「春秋天子之事也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」倘此諸言

而皆不足信則已，不然，則謂孔子作春秋，寓有革命之大義，又孰得而非之。

後世腐儒，不知革命之義，古之學者恆言之，乃倡爲君父一體，天下無不是之君父之說。自此等說出，而革命遂爲學者所諱言。不知父子之道，出於天性；君臣之間，乃以義合。古者人臣有三諫，不聽則去之義，未聞人子有離絕父母之文。故在父子之間，不幸而處變，則小者如凱風，大者如小弁，唯以號泣呼昊天，呼父母，以冀其感動而止耳。至於君臣之間，去之可也，諫之可也，死之可也。至如罪惡貫盈，忠臣死於朝，百姓死於野，如是而猶弗悟，則唯有如湯武之

革命而已。蓋父子既本天性，則自非窮凶極惡之人，未有不能感動者。歷觀古今父子相殺弑之禍，惟國君爲多，士庶之家尠有聞焉。則父子之出於天性，與君臣之出於人合，殆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。況夫父子者，一家之關係而已；家雖有不慈之父母，亦如孔子所謂小杖則受，大杖則避，亦未爲不可。若暴君昏主，則殺戮忠良，草芥民命，被其毒者乃在一國之民。如是尚可以君事之乎？此古之學者於父母則未嘗有革命之說，於君主則大張革命之文，非無故也。審乎此，則公羊之傳春秋闡明革命之義，何足爲罪？何休之注公羊，推演新周王魯之說，何足爲怪？而俗儒

不察，猥謂孔子嚴君臣之分，無革命之說，學公羊者又從而爲之諱，惑矣。

公羊傳闡發春秋革命之旨者，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，傳云：

王者孰謂，謂文王也。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，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，大一統也。

春秋之時，正周代封建將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割據分崩之禍，將從此漸烈。而孔子獨於春秋之首，著王正月之文，公羊以爲王指文王，蓋以文王爲受命之君，武王革命，實基於文王，當殷紂之時，天下嘗大亂，諸侯多故，及文王受命，雖衆建諸侯，然禮樂征伐，

權操天子，故論語記孔子言天下有道，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也。是亦可以爲大一統也。至東遷之後，王綱墜而諸侯爭，強凌弱，衆暴寡，故孔子思天下有爲文王者起而革之，以爲大一統之天下，故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蓋或指春秋之義也。公羊傳所據以立說者，大要不外乎此。

至何休王魯之說，亦頗有可據者。蓋春秋於魯則書薨，於他國則書卒。隱二年書「宋公和卒」，十一年書「公薨」是也。傳曰：天子曰崩，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。蓋王魯而不可顯書曰崩，故微辭而貶諸侯曰卒，則魯之書薨其尊於諸侯可知。然而不能崩魯

者辭之正經也，不能不王魯者事之權變也。

王魯之說，既如上述。由是諸侯之國，先與魯盟者則褻之，如隱元年書「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」傳曰：

稱字，褻之也。因其可褻而褻之，漸進也。

何休注云：

春秋王魯，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，因儀父先與隱公盟，可假以見褻賞之法。譬若隱公受命而王，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，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。蓋不名而字，所以褻其先慕王化也。由是凡先來朝魯者亦褻之，如隱七年書「滕侯卒」何休注

云：

所以稱侯而卒者，春秋王魯，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。滕子先朝隱公，春秋褒之以禮，嗣子得以其禮祭，故稱侯見其義。

又隱十一年書「春滕侯薛侯來朝」何休注云：

稱侯者，春秋託始隱公以爲始受命王，滕薛先朝隱公，故褒之。

蓋於所傳聞之世不卒，今卒而侯者，褒其能先朝也。由是先與魯交接者，則亦褒之。如隱八年書「辛亥宿男卒」何休注云：

宿本小國不當卒，所以卒而日之者，春秋王魯，以隱公爲始受命王，宿男先與隱公交接，故卒褻之也。

蓋日而卒之者，亦以褻其先向化也。反是，被化而失禮者，則亦責之。如隱元年書「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」，何休注云：

所傳聞之世，外小惡不書，書者來接內也。春秋王魯，以魯爲天下化首，明親來被王化，漸漬禮義者，在可備責之之域。故從內小惡舉也。

凡此皆欲以魯化外，欲成其大一統者也。若夫往盟書曰蒞盟，如僖二年書曰「冬，公子友如齊蒞